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45  
3

三





文庫 11  
D 45  
3

御田泉文庫

010190550880

48-12424

御田泉文庫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守六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之不篤者安可銜其法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冒謂修爲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  
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  
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  
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  
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  
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  
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  
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  
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  
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冶黃白水  
瓊原注一瑤作謹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

者則多疑有脫誤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  
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  
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  
凌暑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論之無物百年之壽  
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  
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  
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  
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日耳顧眄已盡矣况  
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  
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里語有之人在  
世閒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



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村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

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立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仙人閒若彭祖



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

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

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

原注一作郊

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一作郊祈連方轉元功騁

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迫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



所索欲刻本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  
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  
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  
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  
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  
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  
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  
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藏本  
無此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  
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凋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  
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

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  
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  
旣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  
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未殷富者爲快故  
後之知道者干藏本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干所篇  
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肖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  
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  
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雜猥弟子皆  
各隨其用心之踈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  
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  
枕之中肘腋之下祕要之言藏本無耳或但將之合



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  
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  
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  
之閒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  
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  
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  
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餼祝願鬼神以索  
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  
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  
卷誦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扣頭以向  
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襲破

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  
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藏本有求明師  
秘術五字衍之直  
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誦老空耕石田而  
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  
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  
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  
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  
云我有祕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  
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  
請爲輒強喑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乃深而不可  
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頤後



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懵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閒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

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勢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辨卽辨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伊之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



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  
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  
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旣  
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  
以博涉已足終不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  
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  
而誘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  
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  
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  
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  
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

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  
以此之儼然面曾臆閉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  
藏本無明此三字之聞見己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  
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  
亦如竊鍾振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  
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  
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  
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  
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  
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  
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書數之



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  
况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  
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  
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慙爲  
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  
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  
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  
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衒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  
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  
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  
愍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

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  
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  
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  
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  
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  
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崇於幽翳知禍  
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  
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  
人有言日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  
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  
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



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  
虛名恥師授之蹙勞雖日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  
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  
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  
日故不蹙憂耳若誠知之而別剗之事可得延期者  
必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  
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  
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熱差逃風而致沈溺於重  
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  
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  
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立虛之旨未有究論

長生之階徑箴砭

藏本闕此字

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

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

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疾

藏本作病

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

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

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

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

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

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

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

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立妙者亦徒進失干祿

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



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守七

雜應

或曰敢問斷穀

藏本無此字

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

者最善與抱朴子荅曰斷穀

藏本無此字

人止可息肴糧

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

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丸

日再服三日

按日當作者

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

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

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

欲得長生腸

意林引作腹下同

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

意林引作尿

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



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問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栢及木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以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

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藏本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與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



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藏本山中以此法作其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鄒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

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肉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以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以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以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疑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按作當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



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九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蘗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屑

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竒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糒精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感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日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鑊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



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  
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  
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  
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  
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  
服雌丸二原注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  
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  
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  
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  
元水原注一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  
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

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  
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  
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帝  
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疑作朱書北斗字及日月  
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疑  
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  
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  
惑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  
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以將字爲韻也參星主之也臨戰時  
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  
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



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  
朱雀之符或藏本無此字佩南極鑠金之藏本無此字符或戴  
却刃之藏本無此字符祝融之符或傅玉札散或浴禁葱  
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  
時刻三刻本有千字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  
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  
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  
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  
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  
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  
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

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粉丸塗  
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  
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樞之壤或造  
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  
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  
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  
中有膽煎及兒衣符子居蒙原注一作象人青液桂梗六  
甲父母僻側之膠駮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  
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  
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  
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



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

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閒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恆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尙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當作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



者也余見戴霸華他所集金匱錄囊崔中書黃素方  
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唐通阮南  
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  
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  
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  
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  
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  
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  
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  
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  
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玖拾當作救卒即肘後救卒方

也卒古  
猝字

參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籬陌之間顧眄  
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  
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  
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  
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肖即爲人使使  
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  
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  
知之可全身刻本作  
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  
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基步九宮檢八卦考  
飛伏之所集診謁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策皆下術  
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人



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  
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  
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  
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  
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  
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  
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  
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  
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  
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  
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

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  
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  
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  
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  
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  
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  
亦勿荅也或有侍從瞞瞞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  
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  
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  
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  
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意林引有佳字



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  
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  
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元武前道十二窮  
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  
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  
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  
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  
含立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  
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  
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鷲  
飛蛇屈鳥伸天倪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

兔驚于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立龜薰之  
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裏塞之或以狼毒治葛  
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  
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  
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慰之以陽光及燒丙  
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  
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  
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  
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  
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  
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



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立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日龍蹻二日虎蹻三日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環劔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剽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

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剽烝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刻本作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辟之當重有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原四季或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注



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  
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  
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  
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  
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  
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  
丸冠軍丸徐長卿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  
原注一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  
作雀一文黃原注一  
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  
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守八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  
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  
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  
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  
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  
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  
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  
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  
強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輩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濶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sub>本刻</sub>逼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璧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

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鉉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鉉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龜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



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為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藏本作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為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

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箆箆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宥告偉偉乃與伴謀搆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



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開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

開字也

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

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辨即辨字也作也其中或有

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

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止宮中作之使宮人

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

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藏本作曰史子心見

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

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

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

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

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

人見之見之即壞況藏本無黃白之變化乎藏本無



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醋羹  
臠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  
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  
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荅余曰老君  
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  
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及欲爲道  
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  
利不愜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藏本無此二字至於真人作金  
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  
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  
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

君荅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  
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  
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  
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  
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  
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  
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  
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  
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  
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  
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



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藏本無此字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

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肯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祕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



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  
 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  
 非徒以其價貴而祕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  
 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  
 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姤女非婦人也  
 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  
 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藏本作肺犬血鼠  
 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鏹大  
 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鈎一作鈎見用胡王  
 使者倚姑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  
 人之姓名也延刻本作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祕之方執

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  
 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頑刻本  
 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  
 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  
 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藏本作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  
 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  
 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  
 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  
 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  
 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  
 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



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筩又以盛丹砂水以上二十七字當是小注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非作綠汞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内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漆藏本作染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醱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

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藏本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自金樓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涅一斤又作白礬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巨子



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  
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  
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鏝  
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  
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  
成上色紫磨金也按自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  
封以漆骨丸內醱大醋原注或作醱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  
十日即化爲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  
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  
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  
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  
篩以醱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  
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鉉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  
之鉉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  
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  
鐵蓋鎮之取大筩居爐上銷鉉注大筩中浸小筩中  
去上半寸取銷鉉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  
紫粉取鉉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



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七方寸七攪之即成黃金也欲  
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按寸已上當作  
方寸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箭  
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蚓螻壤等分作合以爲  
泥塗裹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  
火上令極乾內銅箭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  
覆以蚓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箭  
口赤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箭復出入如前法三  
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箭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  
以爲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  
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

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  
荆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九日  
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  
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  
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  
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九原注杼一作樗以拭目  
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九投水  
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九懸  
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  
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九從月建上以擲敵人  
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九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  
刻本有置六陰之地五字藏本無以白犬血塗一九  
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免血塗一九置六陰之地行  
廚玉女立至可俟當作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  
九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  
衣不需也以紫莧煮一九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  
慈石煮一九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  
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九以蔽人  
中則隱形含一九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  
酉時向西地以一九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九  
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九以書石即入石書

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  
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  
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九內爪中以指  
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  
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立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  
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  
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按自務成子法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光緒歲在閏逢涓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守九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



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  
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  
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  
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  
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  
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  
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  
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  
不以戌己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  
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  
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

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  
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  
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  
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  
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  
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  
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  
昔張蓋原注一作蓋踰及偶高原注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  
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  
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  
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爲人形



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  
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  
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郟原注一作郟伯夷者遇過之。  
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  
自共擣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  
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熱其衣，乃作焦毛氣。伯夷懷  
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  
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  
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鄉  
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  
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

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  
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  
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  
門人曰：夫人求道如蔓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  
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聞之則悅，倨倨前  
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  
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  
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當作  
五月未原注一作戌，當六月卯、七月甲當、八月申  
子二字當、九月寅、十月辰當、十一月巳二字當、十二月寅當。  
當作酉，此以寅午戌逆行於正五九月亥卯未順行於二六十月申子辰之於三七



十一月亦逆行巳酉丑之於四八十二月亦順入山  
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訛錯不可通今訂正  
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  
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  
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  
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  
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  
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  
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  
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  
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達者嚴君  
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

古言當作故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  
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庸  
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爲恥揀善日不亦蕙愚哉每伺  
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  
玉鈴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爲  
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  
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  
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  
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爲囊中立成然不  
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  
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



內日天內時劾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爲天藏六已爲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當作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東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

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爲青龍六乙爲逢星六丙爲明堂六丁爲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此四字當是小合二丈一尺原注一作顧視九跡此四字當是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靈寶經曰當所謂寶當作日者謂支干上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五



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

祝日臨兵闔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入山若夜聞人御覽引若作谷無夜字人作其音聲大御覽引語其名曰歧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御覽引超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御覽引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御覽引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  
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引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  
三字



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鋼鐵之精見秦御覽引者有人字  
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吏人御覽引  
御覽引者名曰四微御覽引有以呼之名無此字即  
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卿呼之即吉山中  
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  
矣一法以葦為矛茅今校正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  
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  
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  
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  
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  
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

公子者蟹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  
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  
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  
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舊脫此字今依御覽引補雞也稱捕賊  
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  
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二句誤倒今依御覽引乙  
正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  
生者牛也但其物名則不能為害也或問曰隱居  
山澤辟蛇蝮之道范朴子曰昔園丘多大蛇又生好  
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  
帶武都雉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



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瘡中亦登時  
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  
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  
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  
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  
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焦枯今爲  
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  
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  
立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  
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  
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

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  
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  
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縈之畫地作獄以盛  
之亦可捉弄也雖藏本作以繞頭頸不敢嚙人也自不解  
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  
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苦若相去十數  
里者亦可遙爲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  
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  
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  
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  
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薰身或帶王方



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藏本有香字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接運皆當作雲見下又劉逵三都賦注作雲字與此正同及蠓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蠓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藏本作日是誤藏本作鳩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蛇吳藏本無此字蛇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蛇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吳蛇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吳蛇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縵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

而死故南人因此未吳蛇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閒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原當作原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蟻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當作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蟲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



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  
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  
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行有此  
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蟲墮  
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  
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芫皆辟沙蝨短狐也若卒  
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  
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  
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咬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  
五茄根及懸鉤草菑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  
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

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  
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  
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巖  
庇岫不必有網罽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  
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  
搖膏茵芋立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  
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  
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  
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祖臥冰上  
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



風寒已試有驗祕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  
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  
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  
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  
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  
五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原注或作  
引蓬引蓬河伯  
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  
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  
礬石曾青也按當銜雌黃脫慈  
石前金丹篇不誤皆粉之以金華池浴  
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  
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劍取牝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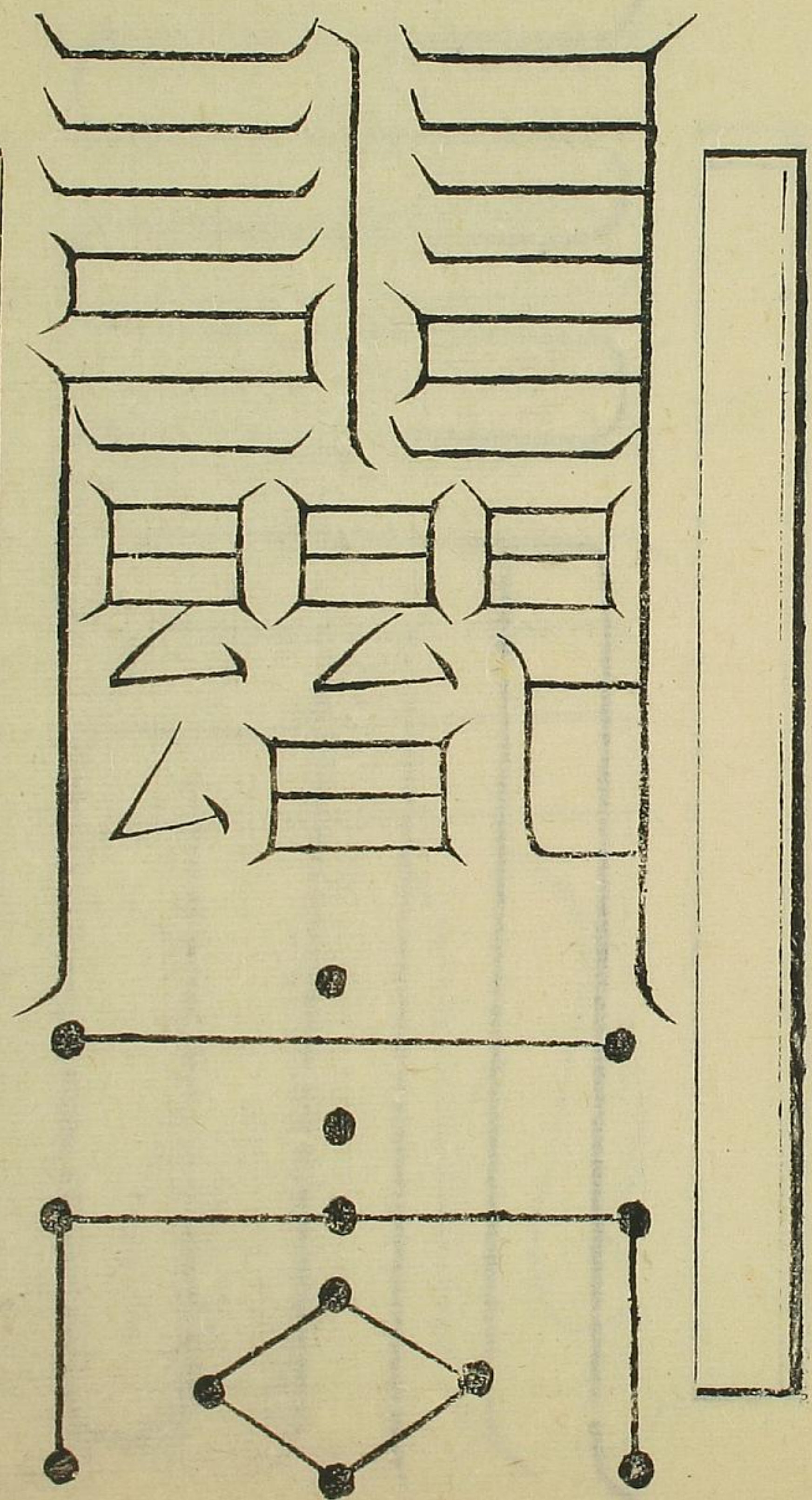
以爲雌劍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  
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  
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  
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  
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  
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  
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  
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  
作座百鬼之法抱朴  
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  
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  
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



却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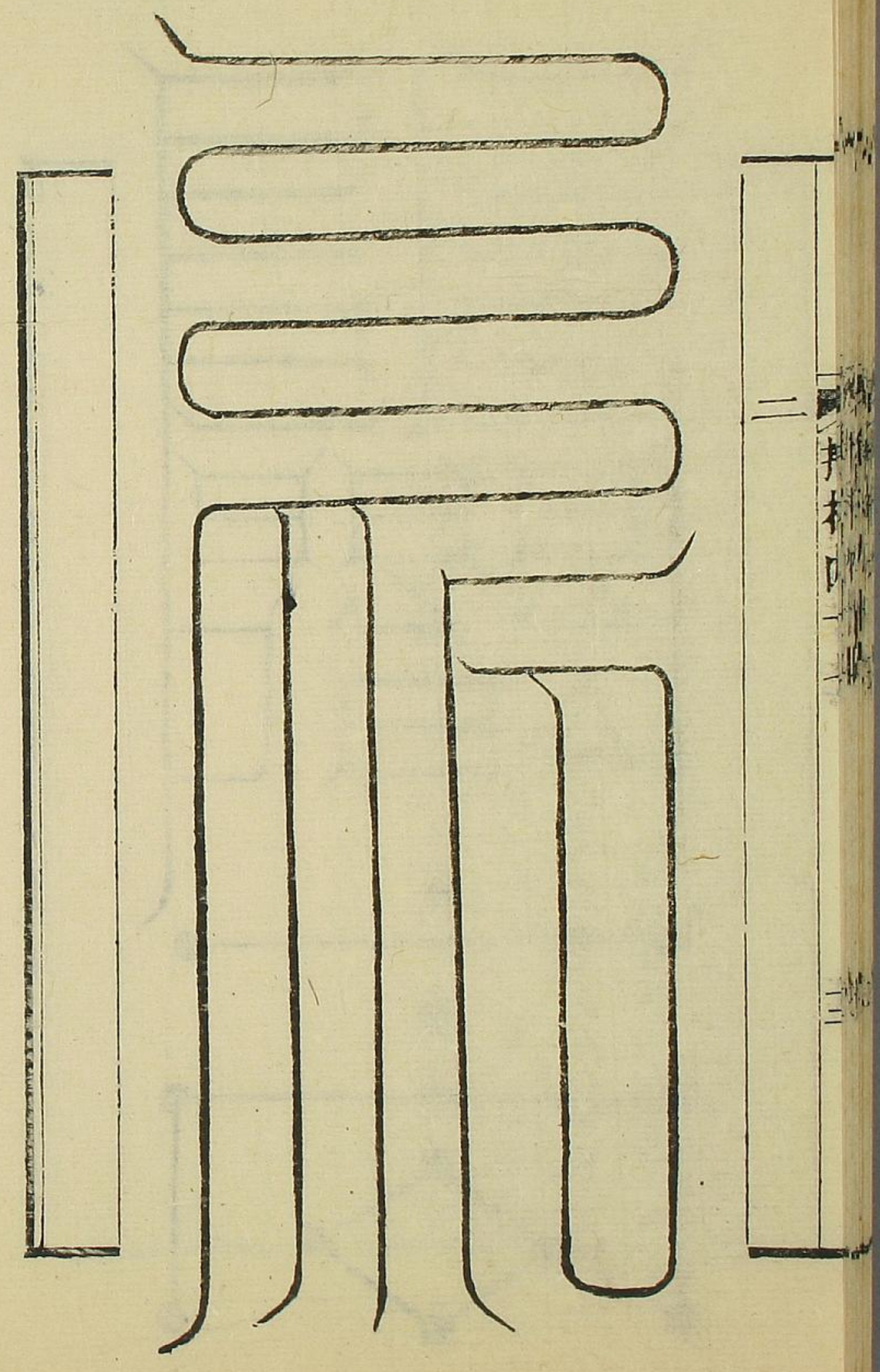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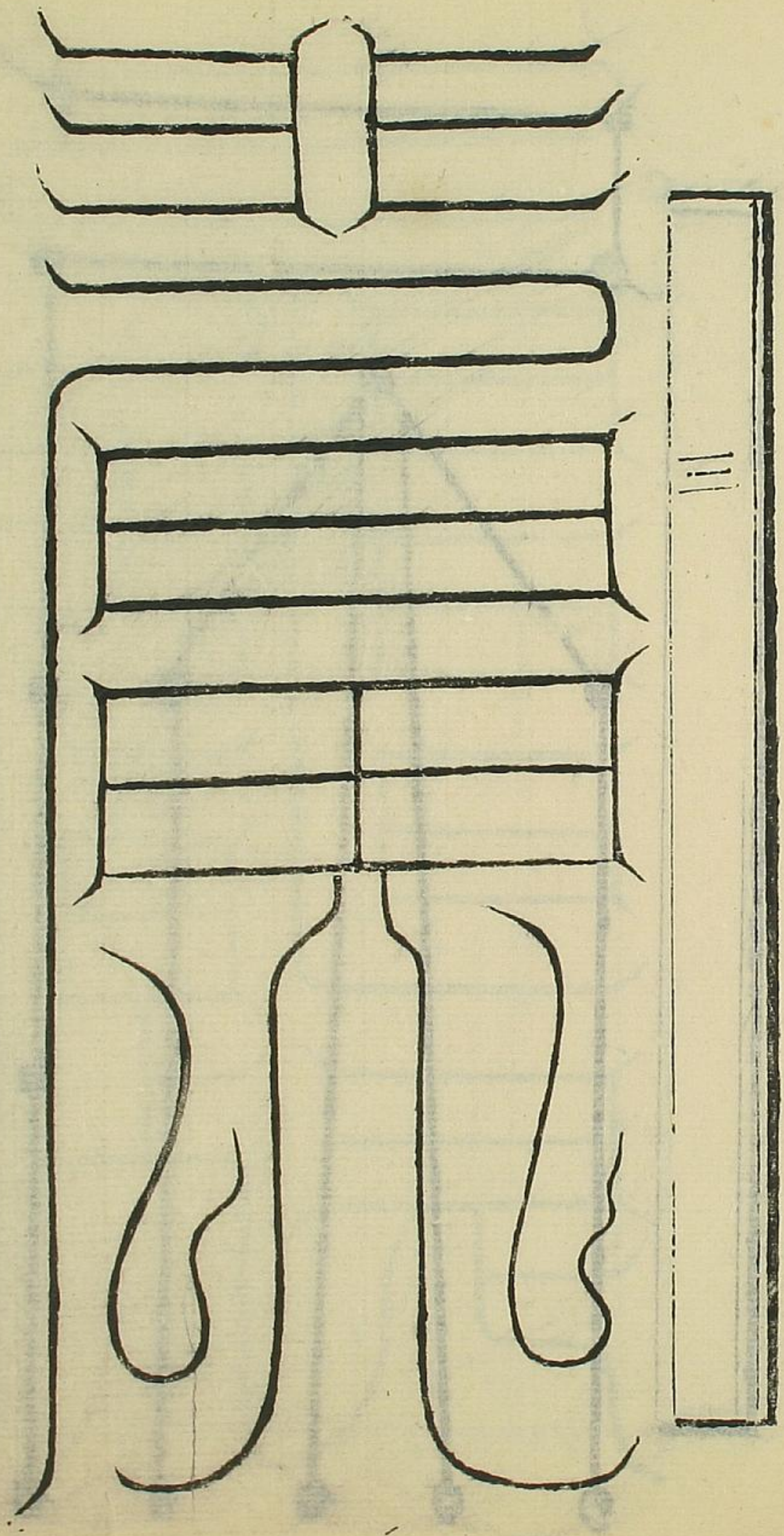
一





卷之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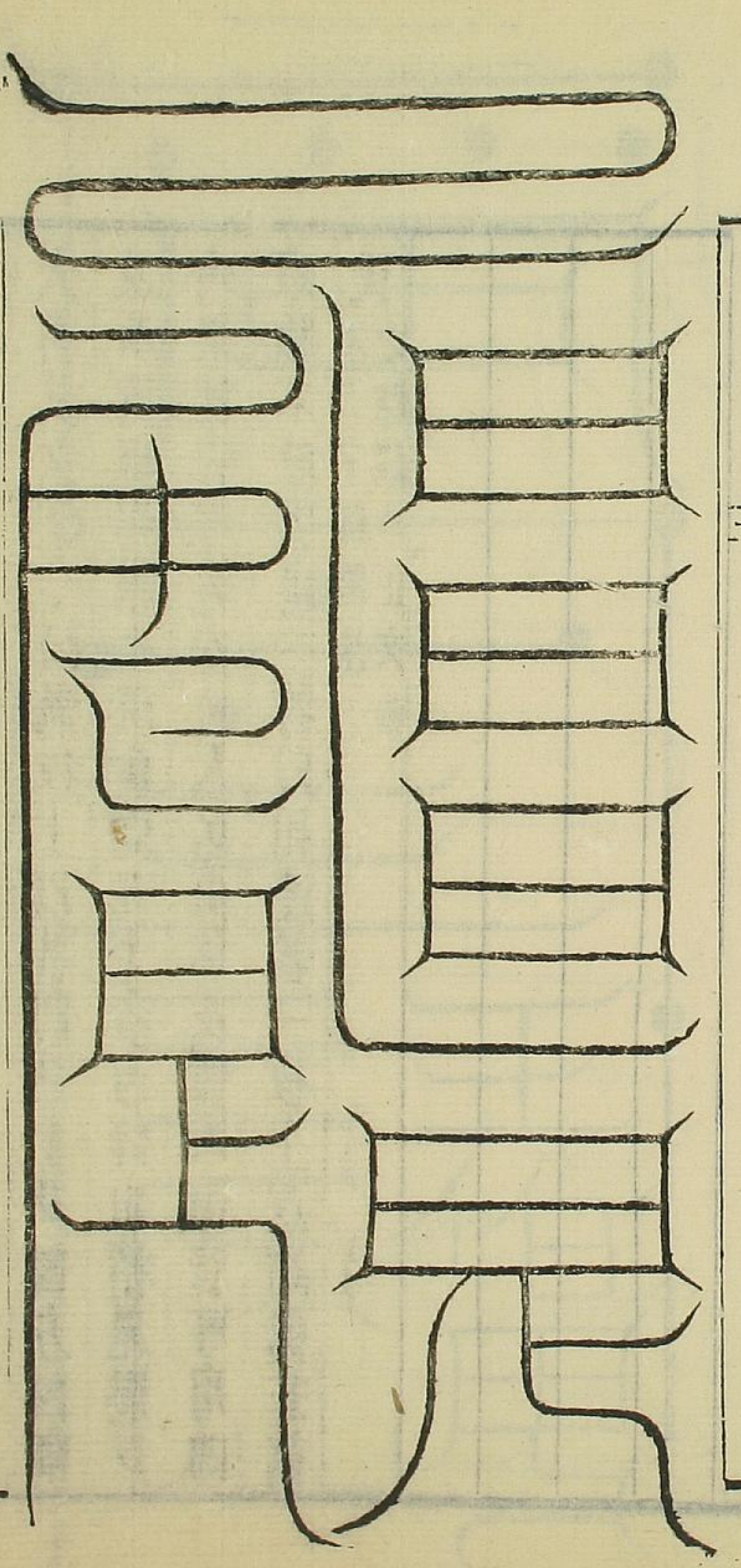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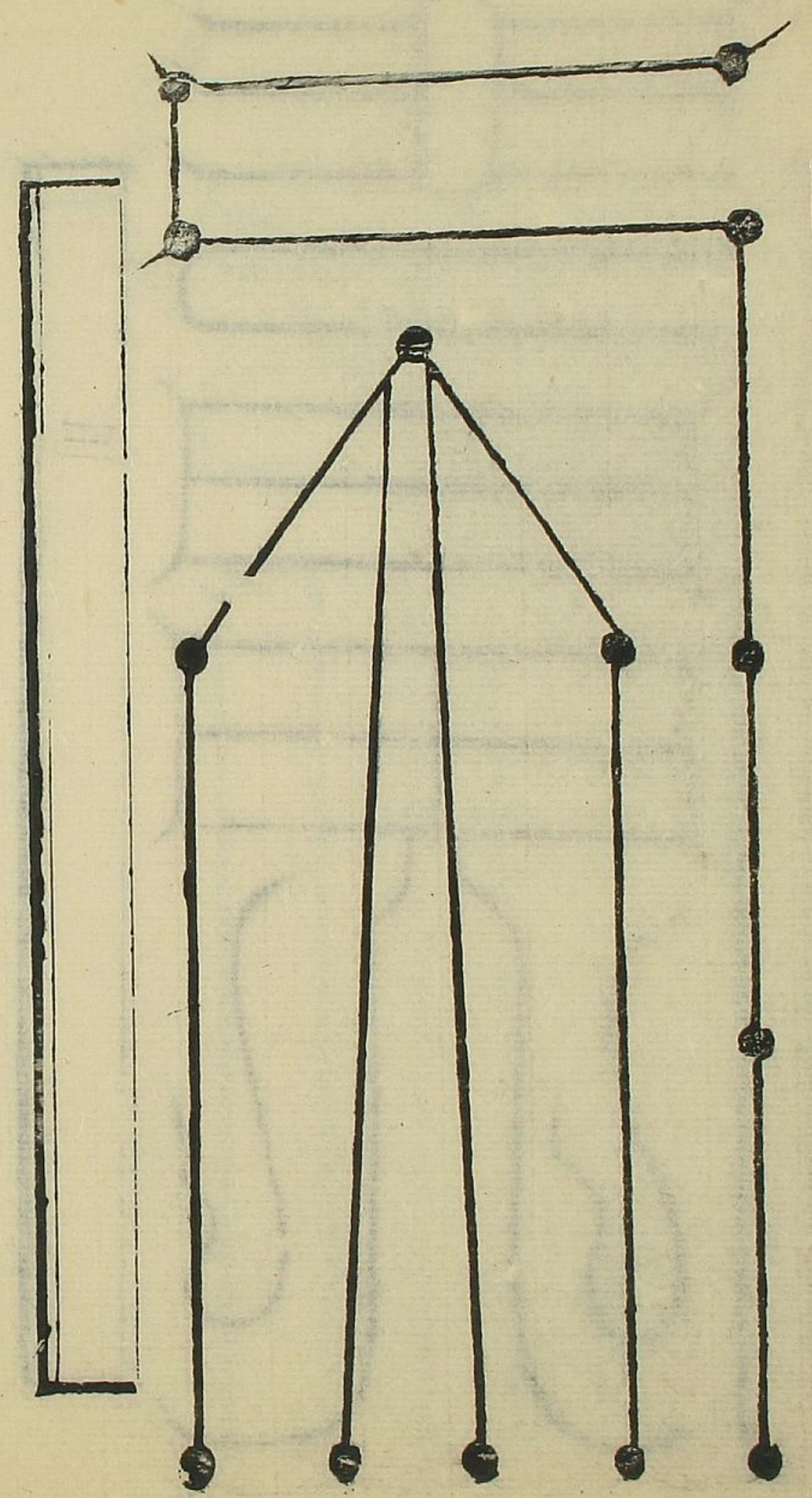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七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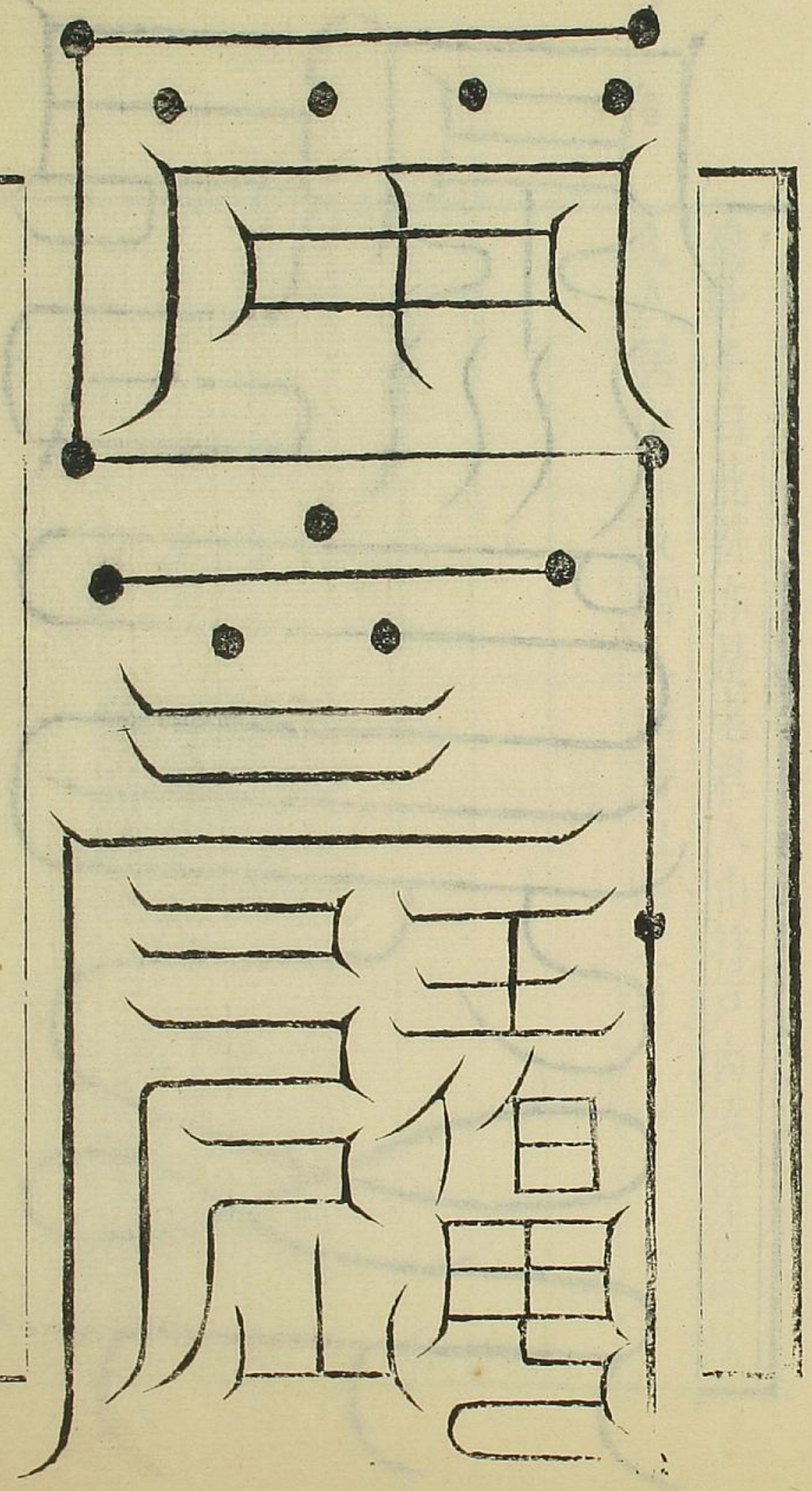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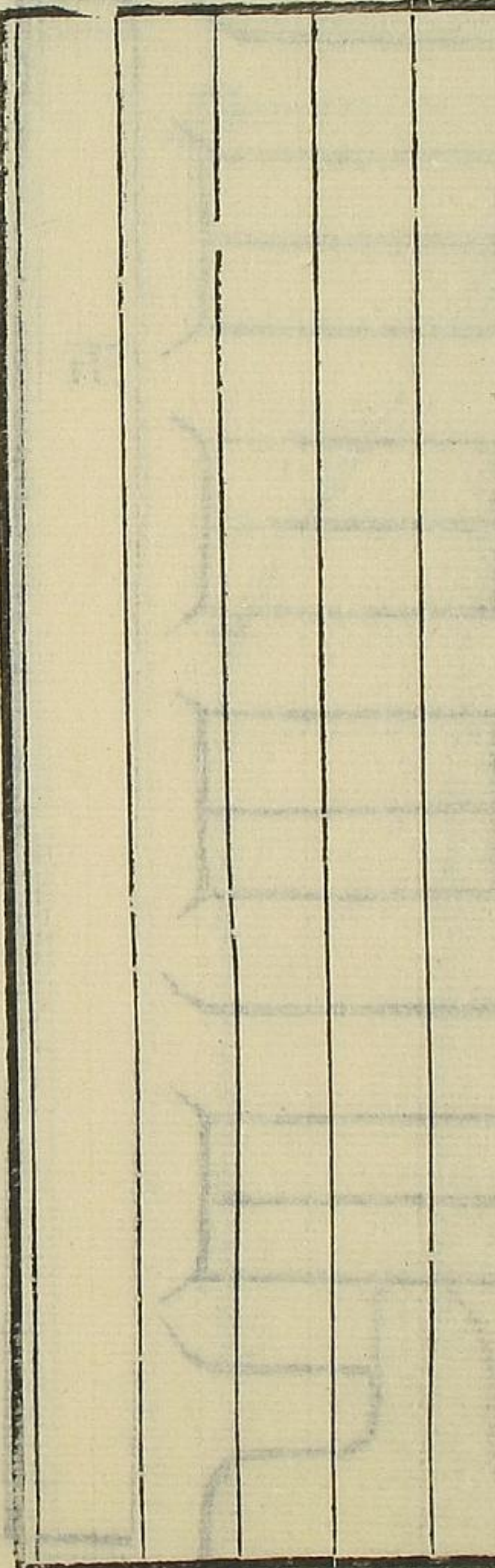
五



四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  
 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  
 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  
 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  
 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  
 氏未六字疑附注  
之語誤入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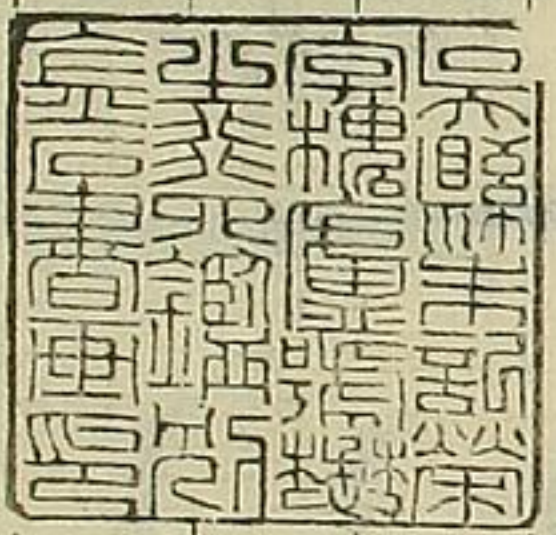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十七

十五



抱朴子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  
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抱朴子

七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ikely '抱朴子' (Baopuzi), written in a highly stylized, angular form.

抱朴子曰此谷水身多味甘人山登及内界林有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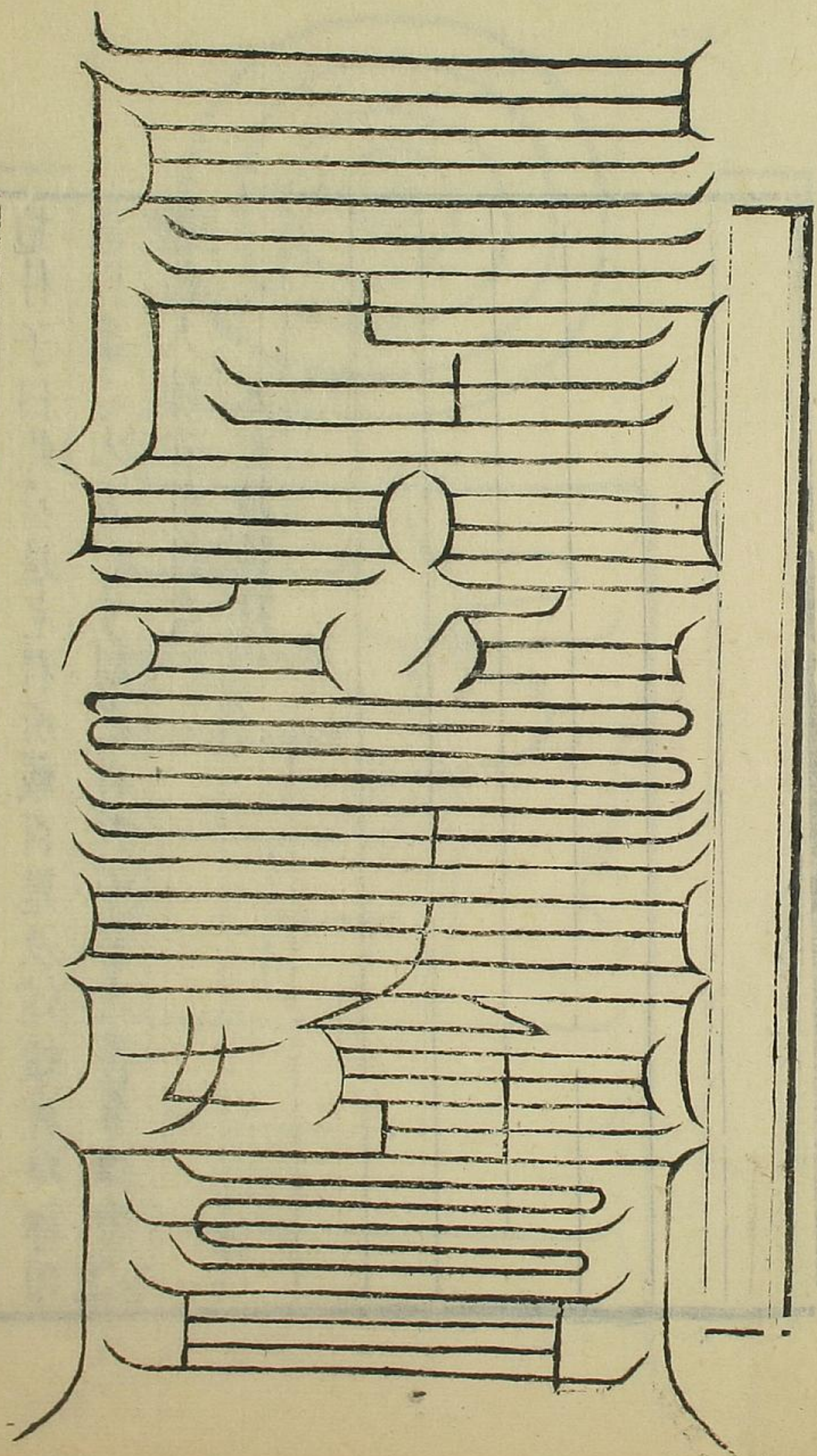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ikely '抱朴子' (Baopuzi), written in a highly stylized, angular form.

抱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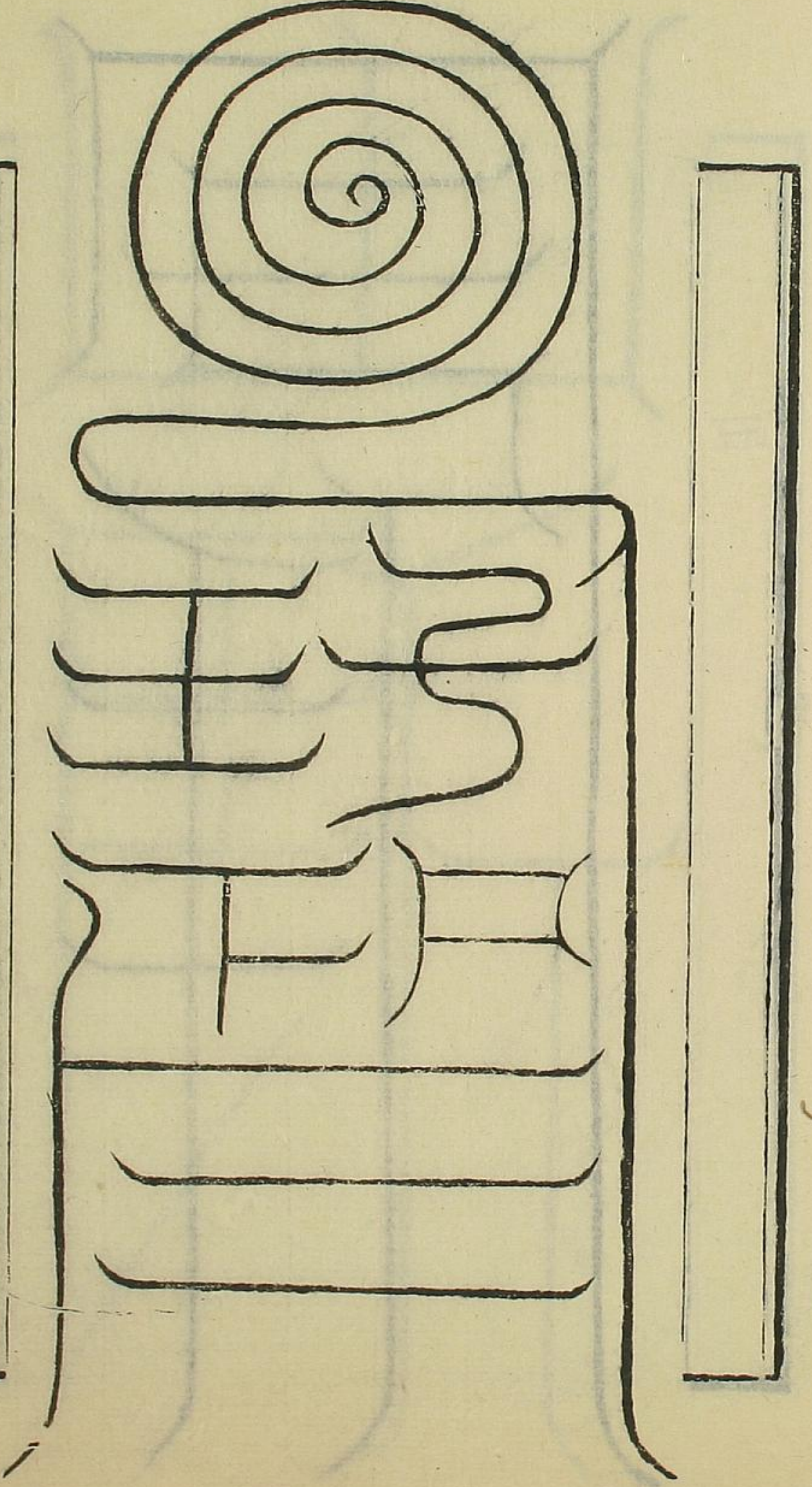
七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  
丹書縮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  
當按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藥名山之  
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 法如此大同小  
異







抱朴子內七

七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  
 以素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  
 文疑仙人陳安世符矣

入山佩帶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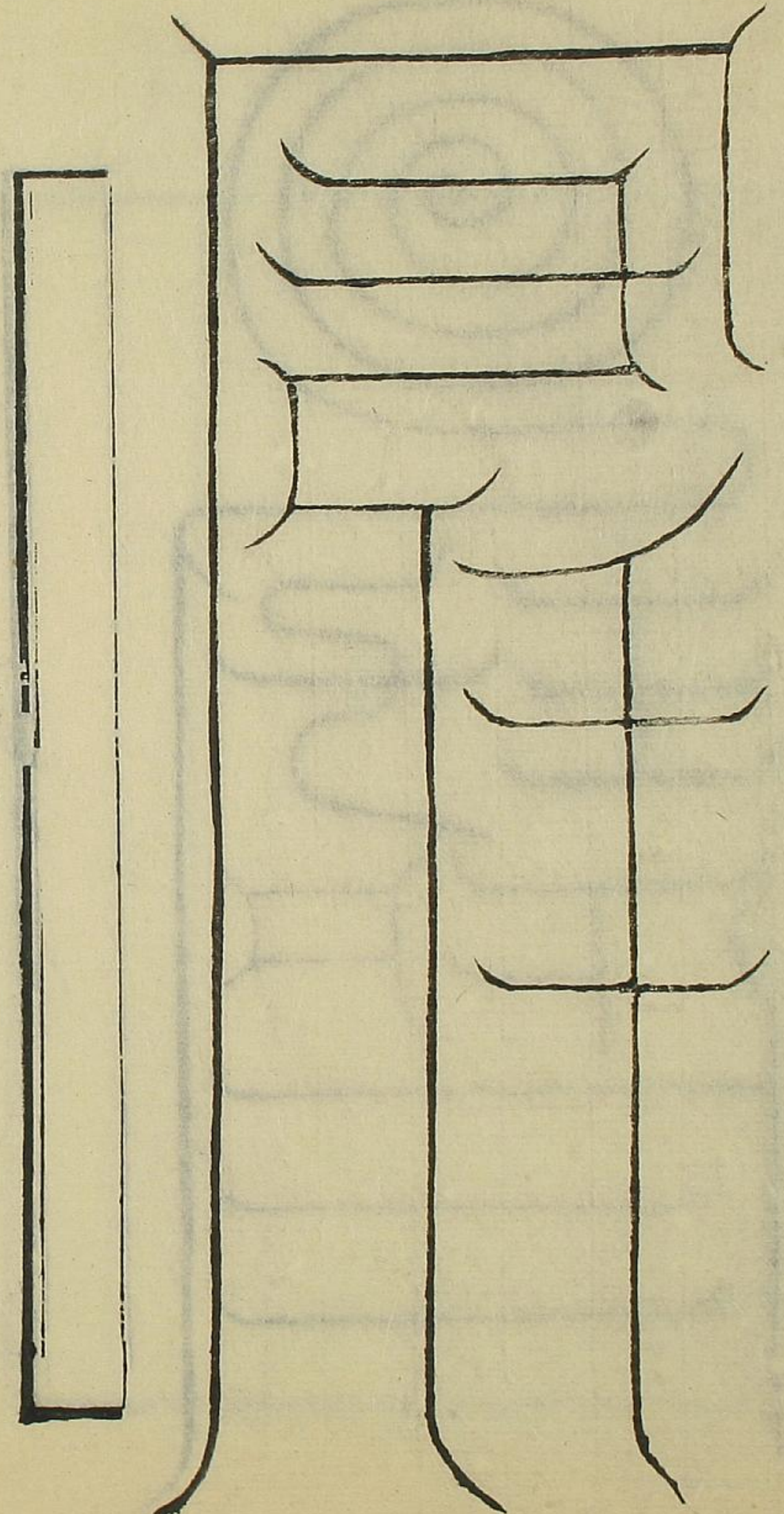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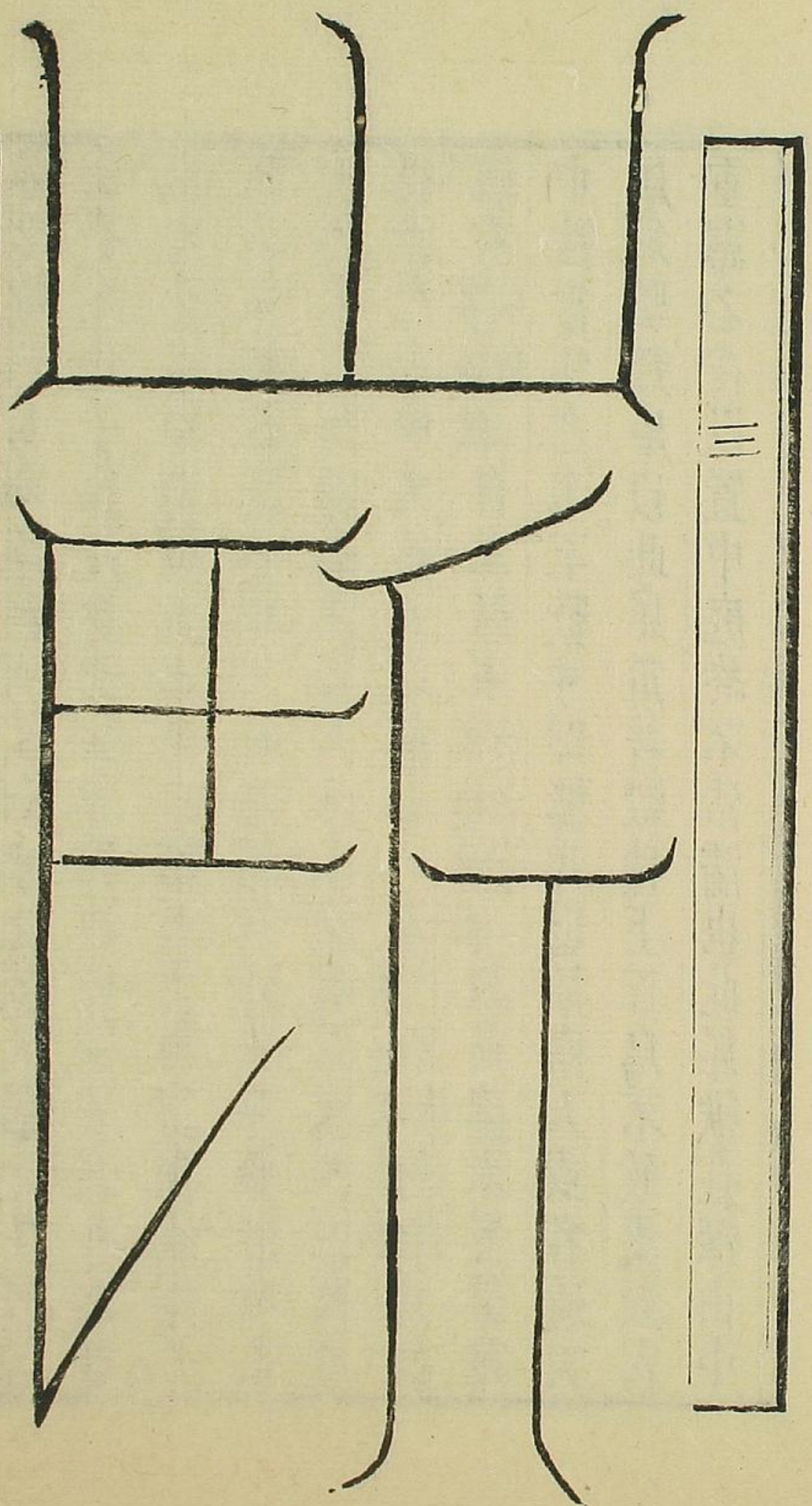
抱朴子內七

六



抱朴子十七

子



二

子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事類賦引無理如緹有事類賦引無理如自本徹末事類賦引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

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義即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閒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班蜘蛛及七重水



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  
躡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  
沉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  
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  
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  
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  
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  
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  
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  
後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龍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  
此潭爲龍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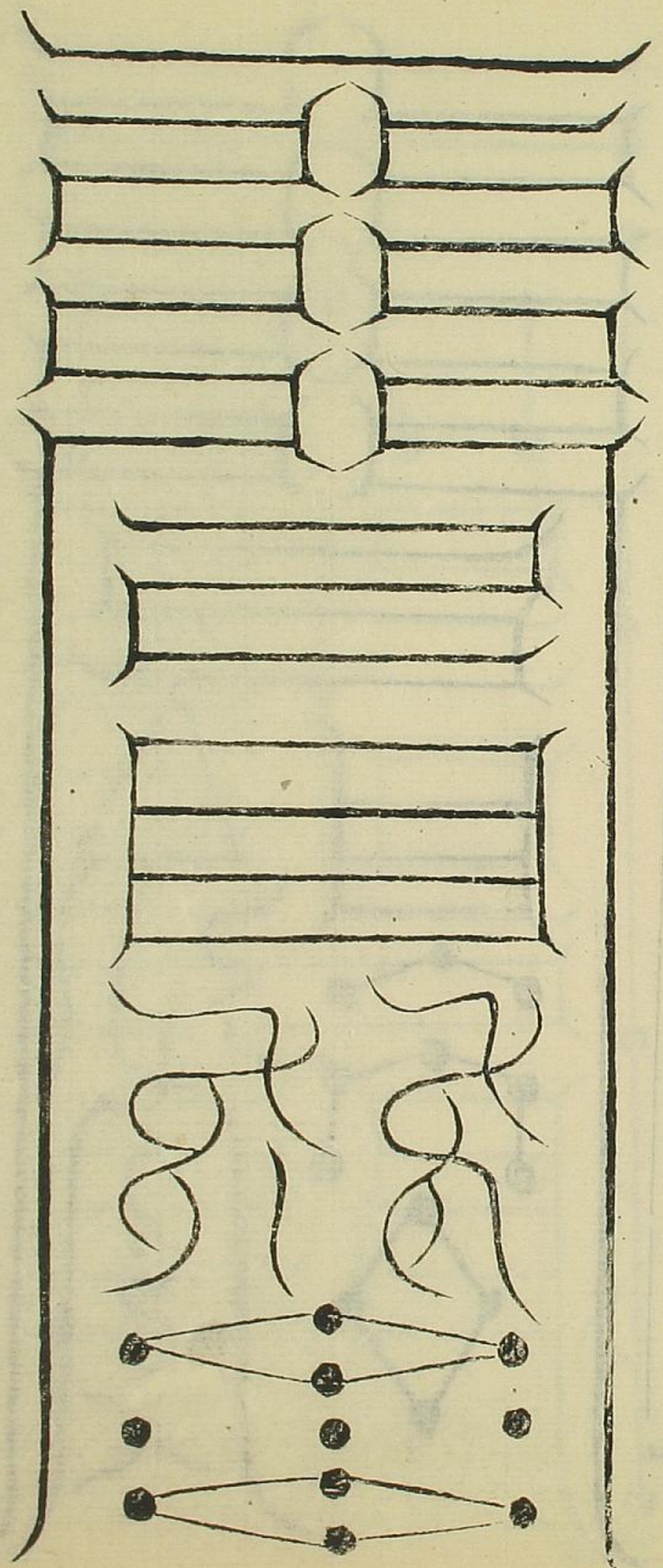
兩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  
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龍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  
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龍出羅列死於渚上甚  
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  
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  
長三原注一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  
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  
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  
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  
關因以刀橫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  
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



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  
 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  
 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未五  
 字疑

附注之語  
 誤入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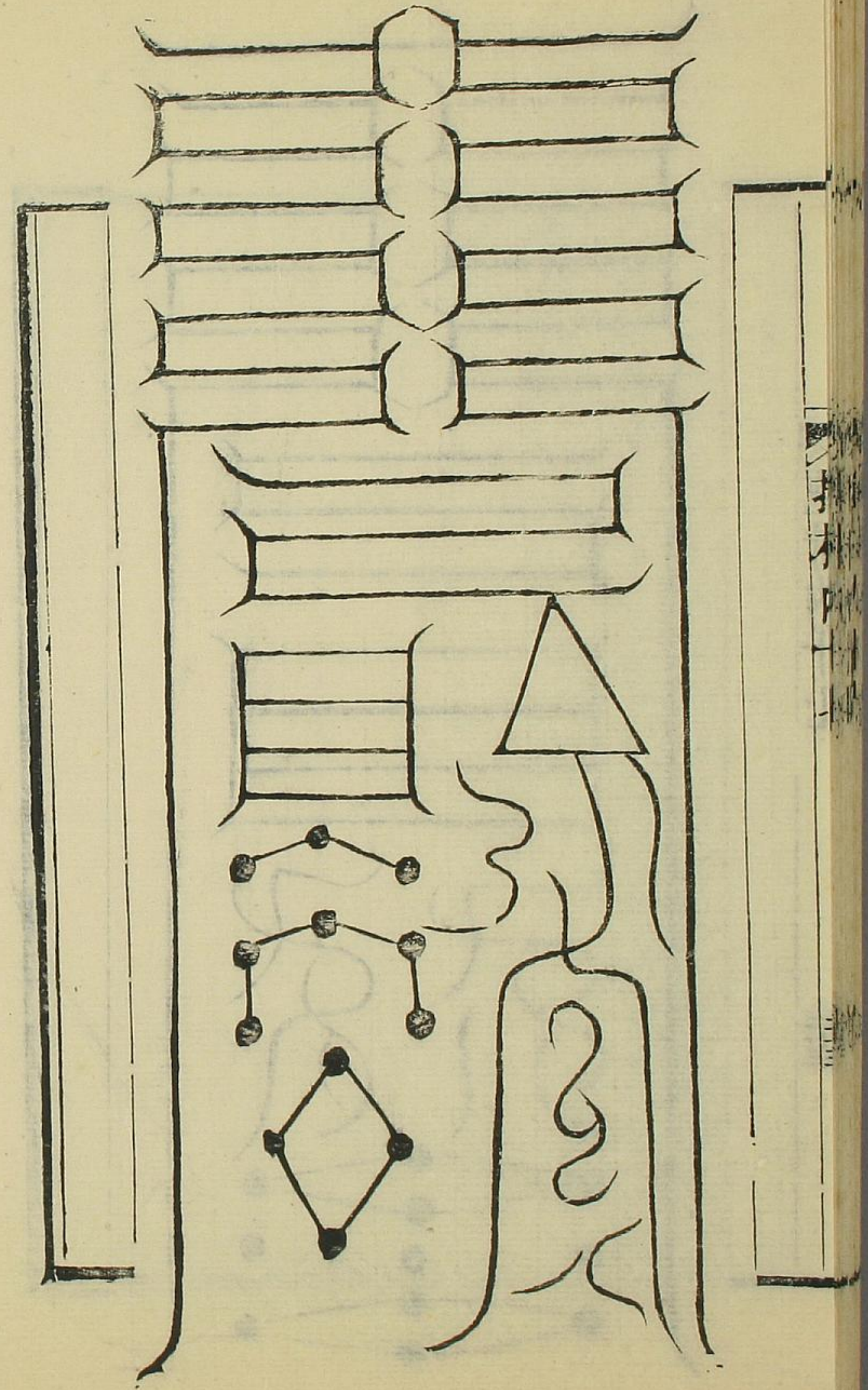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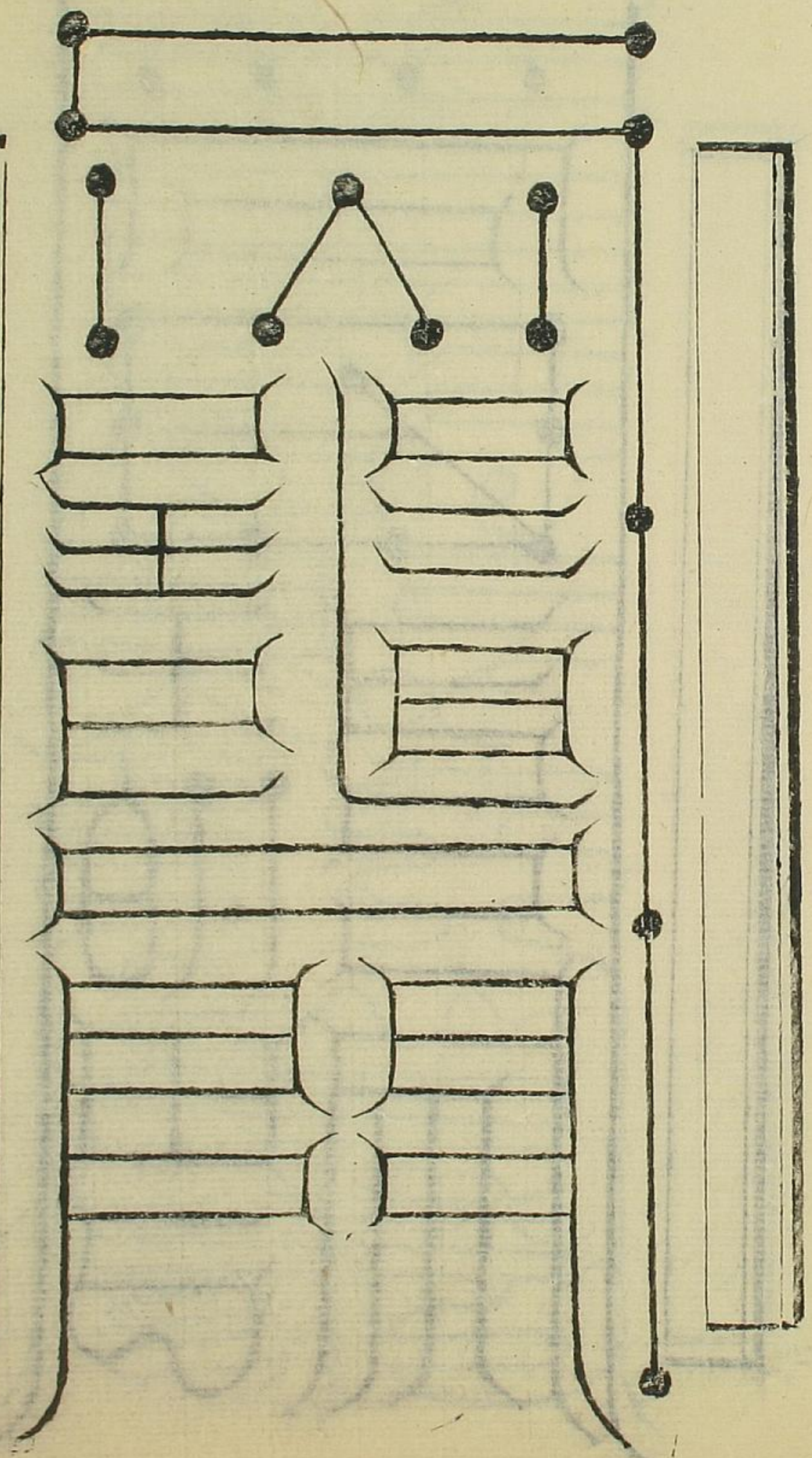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包計內十七

三五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highly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possibly a form of seal script or a specific dialectal variant.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two vertical columns, with the right column being more prominent and larger. The strokes are thick and fluid, with many loops and curves.

不絕五陸... 國子監... 業主... 吳... 未... 出... 樂... 效... 氏

Hand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highly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similar to the left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two vertical columns. The right column is larger and more prominent. The strokes are thick and fluid, with many loops and curves. There are several small black dots scattered above the characters, possibly indicating specific stroke directions or points of interest.

不絕五陸... 國子監... 業主... 吳... 未... 出... 樂... 效... 氏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  
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唐虛家塾

光緒歲在闕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地真

守十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  
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  
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  
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  
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  
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  
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  
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

抱朴子內十八



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  
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  
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  
道家所重世世歆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  
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  
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  
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  
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  
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  
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  
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陟王室得神丹金訣記

到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  
曰子旣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  
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  
遠刻本則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  
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  
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焉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  
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  
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立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  
嵯峨日月垂光厯火過水經立涉黃城闕交錯帷帳  
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  
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



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  
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  
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真  
一之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  
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  
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  
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  
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  
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  
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歆白牲之血以王相  
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刺金契而分之輕說妄

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  
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  
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  
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避若忽偶忘守一而  
爲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  
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  
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  
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  
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  
按堪輿星厯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  
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厯試有驗之道也



抱朴子曰立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真一同  
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立者正以此也守立一復  
易於守真一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目刻本作日立一但  
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  
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  
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立一并思其身分  
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  
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  
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  
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  
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真主人也師言守一

兼修明鏡其鏡道成

刻本無此字

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

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  
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  
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  
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  
亦未有不始於勤藏本作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  
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閒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  
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風夜不  
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  
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  
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



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

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真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况盡開者邪

光緒歲在闕逢涪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遐覽

或曰鄙人而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  
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  
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  
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  
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  
頽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  
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竒祕不審道  
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  
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當作不慧不足



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閒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閑坐侍坐數人口荅諮

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

刻本作聰

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

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庭羸



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  
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  
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  
行不事盡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  
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  
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冒  
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  
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  
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  
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  
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

君聰敏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  
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  
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  
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  
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爲  
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  
天文刻本作地  
人二字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  
立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  
藏本無  
此字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  
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  
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原注一  
作都經甲乙經一百



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  
經十卷元陽子經立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敖經子  
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內經內寶經  
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  
子心經龍躋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躋經  
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  
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  
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彌記臘  
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  
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竒  
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

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

壺原一作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

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

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

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原注一作經枕中黃白經五卷

白子原注白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

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原注一作經神光原注一

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遁經李君包天經包元

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

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原注闕協

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



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立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  
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原注一作通成經五卷  
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  
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  
藏本作今華山經鳳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  
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王藏本作玉子五行要真經小  
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  
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立元  
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  
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  
藥治作祕法三卷登山渡江海勅地神法三卷趙

太白囊中要五卷人

按人當作人

溫氣疫病大

藏本作太

禁七

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  
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  
高丘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  
經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  
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鄒公道要角里先生生長生集少  
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  
荆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  
要記李先生口訣附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  
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立符三卷  
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



符六君符立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  
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  
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  
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立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  
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躡符消災符八卦符監  
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探  
女符立精符玉厯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  
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  
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  
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  
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

老君皆

疑當作者

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

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

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

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

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

意林作帝

成虎此之謂也

士與士但以倨

倨舊誤作鋸今校正

句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

符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定也世間又

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

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

但當不及具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

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劔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



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旣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歆血而盟委質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

壇委縮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絕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藏本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已姓名著紙裏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



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  
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  
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崇所由也又有  
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  
有五嶽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  
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  
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  
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  
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  
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感面即爲老翁踞地即爲小  
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

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  
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  
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  
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閒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  
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  
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譜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  
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  
頭皮生駝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  
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  
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  
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



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  
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識記莫不  
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  
仙藥之撲當作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光緒歲在閏逢涸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守十一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  
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  
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  
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  
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  
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  
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  
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  
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



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  
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  
薄無竒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  
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  
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粟緇褐必無太牢之饌錦衣  
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  
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  
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難之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  
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銜沽虛而類  
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  
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

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  
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徇世譽也亦何  
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  
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  
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  
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  
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  
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  
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  
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  
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



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  
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  
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著龜耳凡人見其小  
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  
水禁祝之法治邪有效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  
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  
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  
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  
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爲  
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  
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立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

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

州稽使君

按揚當作廣稽當作稽稽合也外篇自敘云廣州刺史與晉書洪傳同又合傳不

云爲揚州皆可證也

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

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

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藏本作竟守歎之饋

餉相屬常餘金錢雖爨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

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

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

言言之不忤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

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

爲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



云千鐘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  
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  
舜耳舜是孤榮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厯山漁于  
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  
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  
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  
誕承厯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  
舜爲事吾常諫論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  
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  
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  
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顙似堯其項似臯

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  
微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  
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  
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  
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搥一作  
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  
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  
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  
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  
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  
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



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  
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  
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  
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悖者廢  
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  
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  
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  
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偽亂  
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  
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  
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

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  
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  
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己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  
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  
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  
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  
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  
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  
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  
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今吾守視之不勤  
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



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  
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  
會僱侏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  
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  
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藏本共問之崑崙何以疑作  
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  
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  
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閒桃  
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  
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  
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

崑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  
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蛟蛇長百餘里其中口牙  
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  
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  
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  
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  
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  
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  
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鷓鴣舊  
誤作鵬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  
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



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舅都者與一子入山  
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舅當有曰在山中三  
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  
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  
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巖及到天上先過  
累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  
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  
失儀見斥來還令常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復舊誤  
校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太言自稱  
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舅都  
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

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  
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  
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  
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閒忽然自去不知當衍此其在  
其當衍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  
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  
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當衍耳後忽去  
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競  
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  
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  
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



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蔡誕項鼻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腫皆方洛中見之當之前白見仲理者為余說其腫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光緒歲在闕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